



王蒙 著

5 末代马贼

代文艺出版社

87
I247.5
2486

3

BK54123

王宗汉 著

末代马贼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B 208493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传奇小说《末代马贼》，写的是关东最后一代土匪的心态和命运，分上下篇。

上篇：打得宽络子是一股职业土匪，大当家的杨天笑在隐退十三年之后，趁东北光复后世面动乱之机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，并将自己的私生子震山抢上马背，作为他罪恶事业的继承人。不久，人民解放战争的风云席卷东北大地，大小土匪在古长城外已无立足之地。与此同时，儿子在父亲的培育下已成为统领千骑人马的匪首。土匪灭亡的必然趋势与儿子所继承的绿林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于是父亲的心中酿成了最大的悲哀，杨天笑在绝望与悔恨中开枪自杀。

下篇：儿子杨震山象一只无舵飘摇的小舟，受到时代风浪的冲击。他投靠过中央军，但并非心甘情愿；而后的起义投诚，也出于偶然；他想归家去过平静的生活，但又不得不逃往异地；在他乡隐姓埋名的生活中，他无时不梦想返回故里与亲人团聚，三十九年后，他终于潜回了故乡，但生活是严正的，最后他还是把到手的准迁证抛向了车窗外。

这父子匪首的命运，是丑与恶的悲歌，它奏出了人世间罪孽的回声。

末 代 马 贼

MODAIMAZEI

王 宗 汉 著

责任编辑：文 牧

封面设计：何 武

插 图：杨宝诚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.5印张 6插页 135,000字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通化市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22,47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统一书号：10389.96 定价：1.80元



作者近照 丁 平 摄

目 录

上 篇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 | 马踏旧路..... | (3) |
| 2 | 乱世奇缘..... | (14) |
| 3 | 异姓同宗..... | (29) |
| 4 | 起落浮沉..... | (40) |
| 5 | 望子成龙..... | (48) |
| 6 | 风疾浪高..... | (60) |
| 7 | 鞭打故人..... | (69) |
| 8 | 落叶归根..... | (80) |
| 9 | 回光返照..... | (91) |
| 10 | 秋雁哀鸣..... | (100) |
-

下 篇

1	残	阳.....	(115)
2	恶	梦.....	(125)
3	浊	流.....	(135)
4	乡	仇.....	(146)
5	洗	罪.....	(154)
6	逆	子.....	(167)
7	游	魂.....	(175)
8	乡	思.....	(186)
9	宿	怨.....	(194)
10	回	声.....	(201)

上 篇

1 马踏旧路

十年河西，十年河东，杨天笑又突然在龙王镇出现了！

三十岁往上的人，谁没听过震山响的字号，谁不知道当年他杨天笑是大绺子打得宽的二当家的？见过他骑着蒙古走马，举着喷火的家什在山野里横冲直撞的人，而今还都活着，一晃十三年过去了，杨天笑又是骑着高头大马，又是带着前护后拥的弟兄闯进了龙王镇，人们不能不感慨了——别看满洲国倒了台，别看市面上暂时出现了安宁景象，可是关东很快又要回到乱世里了。

难道这片荒凉的土地，又成了绿林响马的天下了吗？

杨天笑带着弟兄闯进龙王镇的那一天，确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人们看到，有二三百骑人马隐在江边的柳林里，瞭水的①放出十里以外，杨天笑带着六七十弟兄从西门拥进来，百十只马蹄叩着乡间土道，立时，这山区小镇的上空荡起了冲天的烟尘。镇上的穷人们怀着好奇心，静静地注视着这伙强人的举动，而那些有地的粮户和商号的财东们，惊慌地聚到一起了，他们在匆匆地商讨着应付这局面的对策。刚刚光复，镇子里一片混乱，没有一兵一卒，没养一枪一炮，龙王镇无力和响马对抗，粮户和财东们只得咬咬牙，出出血，筹备上小饷、上大饷②的礼物了。傍近中午，又派了两名说客③和杨天笑接头了。

① 瞭水：江湖黑话，即岗哨。

② 上饷：江湖黑话，即给土匪送钱物。

③ 说客：与对方交涉的代表。

那时候杨天笑正领着弟兄们在山味楼吃饭，站在门口的瞭水弟兄把两位说客带到楼上。这是兴一顺布庄的掌柜的徐仁和净汤泉澡堂子的财东方化民。

“二当家的^①，”他们仍然沿用着十三年前的称呼，满脸堆笑，双手抱拳，“刚刚听说二当家的回来了，失迎失迎。各家商号打发我们兄弟俩来，先给二当家的赔个不是。”

杨天笑对这两位财东自然熟悉，他站起身，也抱了抱拳：

“久违了，十三年不见，二位倒发福了。”

“还不是虚胖？”方化民微微地弯着腰说，“镇里的头面商定，晚上在小泉为各位老大接风洗尘，请二当家的赏光。”

“别麻烦了，我们啃完富^②就上溜子^③。”

“镇上匆匆备些薄礼，宝山总应笑纳。”

“算了，”杨天笑一摆手，“我杨天笑重整旗鼓，刚刚拢起山头，总不能先回到老窝里来骚扰。马踏旧路，可不能枪打故人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我杨天笑还不如一个短尾巴畜牲？烦请你们二位，把我的心思转告老亲少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次重返龙王镇，只为办一点家事。如果两位得闲……”

“二当家的只管吩咐，我们一定效劳。”

杨天笑冲身边的弟兄一拱嘴：

“搬两把椅子来，请这两位朋友落座。”两个人谁也没坐，杨天笑自己却坐下了，他问：“齐二混子一家，还在龙王镇住吗？”

“在。”看来徐仁不敢讲话，每次都是方化民回答：“齐老二前些年在镇公所当博役，满洲国倒台子了，镇公所散了伙，眼下他

① 二当家的：江湖黑话，即络子里的二号头目。

② 啃富：江湖黑话，即吃饭。

③ 上溜子：江湖黑话，即走。

在南门里出个小床子，卖点山梨、瓜籽、落花生啥的。”

“那马秋月呢？就是二混子的老婆。她还活着吧？”

“还挺硬实。”方化民的嘴角上透出一丝笑意，“和从前一样，还是挺富态。”

“她儿子呢？那个叫震山的小子有二十多岁了吧？”

“可不，”方化民先是一愣，随后笑了笑说，“在小泉当伙计呢，搓澡、修脚都是一把好手。”

杨天笑离开了座位，倒背着手，走到窗前。

方化民也跟了过去。

“她大丫头彩凤早出门子了，嫁给了济世堂崔先生的五儿子，那崔五跟他爹学治红伤，眼下医道也不浅；二小子齐家宝今年十七了……”

杨天笑一挥手，切住了方化民的话。看来他对方化民主动介绍的这些情况并不感兴趣。他说：

“麻烦你们二位跑一趟，分头去找齐老二和震山，就说我要见他们。”

“让他们到山味楼来？”

杨天笑想了想问：

“齐老二家还在龙王庙的后身住吗？”

“早搬了。南门里有个刻字局，二混子就住在刻字局的后院。”

“好，我在他家里等着。”

两个说客走了以后，杨天笑对弟兄们安排了几句，带上两个贴身的马拉子^①走下楼去。

杨天笑还是当年的震山响，在这闹嚷嚷的镇街上，带着两个弟兄竟打马狂奔，惹得镇子里的狗疯了似的叫着。街上的行人向

^① 马拉子：江湖黑话，类似勤务员。

两侧躲闪，为他们让开了一条大路。

在这之前，人们是怀着兴奋、激动的心情注视着时局每一个细小的变化。首先有人从无线电里听到了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声明，接着，关东军和开拓团拧成绳地开出了龙王镇。据说他们是奔了县城，然后搭火车去大连，在那里坐上轮船再漂洋过海撤回日本国。驻守在镇子里的国兵乱了营，几天工夫都各奔他乡了。警察都是当地人，他们不能离开龙王镇，但也都摘掉了洋刀，脱去了那身黄皮，躲在家里不出屋了。一时间，镇子里显得空前的宁静。不过，那些经历过几次事变的老年人都预感到，在这平静的生活里正孕育着不安，他们在兴奋与欢庆的同时又夹杂着忧愁和恐惧。有人预言：关东将要掀起惊人的骚动。“这是命里注定。”他们说，“自古以来，山海关外就没安稳过。”人们远远地看着山味楼门前的马群，心里暗暗地嘀咕着：这一天真的来了。待杨天笑领着两个弟兄驱马穿过长街，那杂乱的蹄声几乎要把镇民们的心踏碎了，关东这地方多荒乱哪！

杨天笑扬鞭打马，拖着灰黄的烟尘来到齐家门前。他跳下马背，把缰绳随手甩给了站在路旁的一个老头，说了声“遛遛！”，让两个马拉子在门前瞭水，他迈步向齐二混子的屋里走去。

这是两间草房，一明一暗，里间是南北两铺小炕，屋里除了万字炕上的一对木箱便没有其他摆设了。看来，满洲国这十四年，马秋月的日子过得更困窘了。

屋里没有人，北窗开着，透过窗口，可以看到后菜园子。

关东的八月，已经到了晚秋，菜地一片枯黄。杨天笑看到豆角架下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，正在盯盯地看着他，而且一步步向窗前来走了。

这就是马秋月吗？杨天笑上下地打量着她，那相貌，那神情，那步态，无论从什么地方都寻不到当年那少妇的影子了。

可是马秋月认出了杨天笑。

“天哪，响子，是你吗！”

她艰难地爬上窗台。杨天笑站在炕沿边上，一探身，伸过去，把她接进屋。马秋月那肥胖的身子，沉甸甸地落在炕上。

“四姐，”杨天笑端详着马秋月，“你怎么老成这样了？这要是在道上遇见你，我都不敢认了。”

“五十一了，还不老？再说这些年……”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角，“你这是从哪来呀？”

“嗨，又四海为家了。”

马秋月坐在炕上，也在端详杨天笑：

“你今年四十了吧？”

“你怎么忘了，咱俩差十岁，四十一了。”

“可你不见老。真的，你怎么不见老？连根白头发都没有，还是那么壮实。这十三四年，你跑到哪去了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

“不见你人，连个信儿也听不到，我当你没了呢。”马秋月已经下了地，她又抹了一把眼泪，“你住在哪儿了？一会儿我去找你。你先走吧，二混子快回来了，别让他碰上……”

“不，我今天就是要见他。我打发人去找了。”

“你要干什么哪？”

“你放心，不能象年轻的时候了，不会再拿鞭子抽他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得叫他四姐夫。”

“我不愿你们两个碰面！”

“我找他是要办大事的。我又把绦子拉起来了，身边总得有个亲人帮我扶住山头，再说，马背生涯，是先辈开创的家业，我不能把它败坏了。可四十出头的人了，还能闯荡几年，总得有个接续人，把这杆旗接过去，”他停了一下才接着说，“我要把震山带

走。”

“你说些什么呀！”马秋月慌了，“他爹不能让你领走。”

“谁是他的爹？我杨天笑才是他的亲爹呀。”

“好人，我的好响子，你可别胡闹。这里边的真情，震山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“孩子不知道，你这当妈的还不清楚吗？他齐二混子心里也明白……”

杨天笑还想往下讲，外边传来了脚步声。

走进来的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不用问，这便是齐震山了。那个头，那骨架，那眉眼，处处都能找到杨天笑的影子。他跨进屋来，看了杨天笑一眼，在门坎子里边站住了。

母亲惊慌了，说出来的话语音发颤：

“你回来干什么？澡堂子里完活儿了吗？还不快回去！”

震山看了看杨天笑，然后转身对母亲说：

“是东家打发我回来的，说家里有客要见我？”

“没你的事了，”马秋月推着儿子，“你快走吧。”

震山被闹得蒙头转向，他困惑地看了杨天笑一眼，这才转身往出走。

“等等！”

杨天笑叫住了震山。

“听说你会搓澡、会修脚？”

震山停在门口，听杨天笑这一问，他咧嘴一笑说：

“还是学徒，说不上会。这位大叔肯赏脸，光顾一下净汤泉，小的一定尽心孝敬你老。”

听到这满口的江湖腔调，再看那毛绒绒的上唇，杨天笑禁不住心里一酸，人世沧桑，才十三四年的光景，这孩子竟长成一条汉子了。

“家里有修脚刀吗？”

震山愣了一下才说：

“刀是现成的，只是家里没有躺椅，做起活儿来，怕是你老呆得不舒服。”显然这是一句推脱之词。

“不要紧，我躺在炕上就行了。”

站在地下的马秋月，急得脑门儿上出了汗，她说：

“响子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孩子在柜上还忙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她又推了儿子一把，“死鬼！你倒快走哇！”

不知内情的儿子似乎感到母亲有些不近人情，他笑着推开了母亲的手。

“是方化民让我回来的，你怕啥？顶多扣我半月工钱。再说来家就是客，还能让大叔白张一回嘴？”震山从箱盖上的一个木匣里拿出修脚刀，走到杨天笑的面前说，“你老是不是先烫烫脚？修起来方便。”

“没出息的东西！”杨天笑一把抓过修脚刀，唰地从北窗口扔到后园子里去，“这就是齐二混子给你的饭碗子！有拿修脚刀的手，拿什么不好？给你这个！”

说着，杨天笑从怀里掏出匣枪，啪地扔到炕上。

震山被杨天笑的举动惊呆了，看着炕上的枪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脸色煞白，一时不知说啥好了。

马秋月抓起枪，塞给杨天笑，嗔怪地说：

“响子，你发什么疯，还是这个体性，看把孩子吓的……”

震山退到了北炕沿边儿上，他带着颤音说：

“是不是震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周到，得罪了大叔？你老消消火儿……”

杨天笑又把枪放到炕沿上，冲着吓得浑身发抖的震山说：

“听着，从今后，走道挺腰板儿，说话亮嗓门儿，这么活着

才象个人。别他妈的见人先点头，说话面带笑，窝囊一辈子！”他往炕上一指，“你坐下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二十几了？”

“二十二。”

“应当是条汉子了……”

外面又传来了脚步声，来人在门外站下了。半截门帘挡住了来人的脸，却能看到那双关东军大皮鞋，杨天笑知道这是马拉子双喜。他问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刚才遛马的老头求见二当家的。”

“让他进来。”

门帘一挑，老头走进来了。他留着山羊胡，戴着黑框眼镜，一进屋就说：

“一晃十三四年不见了，二当家的还这么硬实。”

杨天笑认出来了，这是刚才在大门口碰见的那个老头。他问：

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贵人多忘事，二当家的那腿……”

“喂呀！”杨天笑一虎身跳下地，上前拉住老头说，“是崔先生吧？刚才一时眼花没看清，怎么能劳动你老去遛马？我还正想去登门谢恩呢。”

“谢什么恩？”崔先生哈哈笑了两声，“我有一事相求，二当家的若是不忘旧情，我就开口了。”

“来来，坐下说。”

崔先生在炕沿上坐下，马秋月倒了一碗水递上去，说了声：

“亲家，喝碗白开水吧。”

崔先生接过水碗，对杨天笑说：

“齐老二的丫头彩凤嫁给我五小子了，论起来，我和齐老二

是亲家。”

“我已有耳闻。”

“这就好。听说你在找老二？”

“我想见见他。”

“老二不敢来见你，不用我说，这事你心里明白。”崔先生扫了一眼炕沿上的匣枪，“宰相肚里能行船，二当家的，把前仇忘了吧。再说，都这把年纪了……”

杨天笑哈哈笑起来：

“老先生，你想到哪去了？什么事都瞒不过你老，我和齐家的缘分，你最知底。我要见他，只想商量一点家事。”

“这话当真？”

“若在崔先生面前说谎，我还够条汉子吗？”

“这我也就放心了，”他站起身，冲外喊了一声，“亲家，你进来吧。”他对杨天笑抱了抱拳说，“既然你们商量家事，我就不便在这里打扰了。告辞。日后得闲，请到家来坐坐。”

崔先生说完转身往出走。杨天笑想赶上去送客，齐二混子低着头走进来了。

这人中等个头，刀条子脸儿，五十六七岁光景，眼睛不大，长了一副笑面。他进了屋，看了杨天笑一眼并没说话，贴着门旁在炕沿上坐下了。

屋里的四个人谁也不说话。杨天笑站在地中间，打量着齐二混子；齐老二坐在那里低着头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；震山担心地盯着杨天笑；马秋月看了看在场的每一个人，随后无力地坐在北炕沿上。

“姐夫，”杨天笑先开口了，还是沿用昔日的称呼，“我为啥到龙王镇来，你猜到了吧？”

齐老二坐在炕沿上仍然低着头，弯着腰，说出的话慢声慢气